



王干主编

汪味小说选

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，
雅俗文野在他身上得到高度和谐的统一。



庞余亮一选编

广陵书社



王干主编

庞余亮一选编

汪味小说选

广陵书社



一
年
客
易
又
秋
風
九
月
十
月
宮
禔
遠
照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汪味小说选 / 庞余亮选编. — 扬州 : 广陵书社,
2017.4

(回望汪曾祺 / 王干主编)

ISBN 978-7-5554-0744-7

I. ①汪… II. ①庞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68622号

书 名 汪味小说选

编 者 庞余亮

责任编辑 丁晨晨

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

扬州市维扬路 349 号

邮编 225009

<http://www.yzglpub.com>

E-mail: yzglss@163.com

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50 毫米 × 940 毫米 1/16

印 张 16.75

字 数 175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54-0744-7

定 价 52.00 元

前 言

“回望汪曾祺”丛书的《夜读汪曾祺》《人间送小温——汪曾祺年谱》《汪曾祺诗词选评》《汪曾祺论沈从文》《我们的汪曾祺》前五种出版后，得到了广大“汪迷”和读者朋友的肯定和喜爱，作为汪老家乡的出版社，我们深感荣幸，也深受鼓舞。今年是汪曾祺先生逝世二十周年，为了纪念这位“被遮蔽的大师”，在汪曾祺长子汪朗先生的大力支持下，经过丛书主编王干先生的积极运筹和诸位作者的精心编撰，我们得以再次奉献九种“回望”系列，包括金实秋创作的《泡在酒里的老头儿：汪曾祺酒事广记》、庞余亮选编的《汪味小说选》、陈武选编的《林斤澜谈汪曾祺》、王树兴选编的《高邮人写汪曾祺》、陈武创作的《读汪小札》等五种，以及由汪曾祺研究专家徐强按地域重新选编的汪老作品：《梦里频年记故踪：汪曾祺地域文集·高邮卷》《笳吹弦诵有余音：汪曾祺地域文集·昆明卷》《岂惯京华十丈尘：汪曾祺地域文集·北

京卷》《雾湿葡萄波尔多：汪曾祺地域文集·张家口卷》四种。

汪曾祺先生作品已成为读者心目中百读不厌的经典，对于汪先生作品的探究也逐渐成为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显学。

“回望汪曾祺”是一个开放性的系列丛书，我们还将陆续推出新的作品和学术研究成果，向一代文学大师和扬州乡贤致敬，同时也恳请广大作者和读者不吝指教。

广陵书社编辑部

2017年4月

目 录

CONTENTS

洗 澡	阿 城 // 001
阿 雏	曹文轩 // 006
地球上的王家庄	毕飞宇 // 028
鞋	刘庆邦 // 036
年关六赋	阿 成 // 050
莜麦秸窝里	曹乃谦 // 071
白色鸟	何立伟 // 074
女 匪	孙方友 // 081
秋 夜	墨 白 // 084
积万屯	鲍 十 // 089
胡长的榆树	刘亮程 // 104
巨 砚	李平易 // 129
美 满	凸 凹 // 144
碑	许 辉 // 167

过 年	葛红兵 // 178
甘师傅	恽建新 // 193
馋 痨	王树兴 // 204
恋 爱	苏 北 // 221
濠河人家	黄步千 // 237
祥大少	刘仁前 // 255
编后记	// 260

洗 澡

阿 城

中午的太阳极辣，烫得脸缩着。半天的云前仰后合，被风赶着跑，于是草原上一片一片地暗下去，又一片一片地亮起来。

我已脱下衣服，前后上下搔了许久。阳光照在肉上，搔过的地方便一条一条地热。云暗过来，凉风拂起一身鸡皮疙瘩，不敢下水。

这河大约只能算作溪，不宽，不深，绿绿地流过去。牧草早长到小腿深，身上也已经出过两个月的汗，垢都浸得软软的，于是时时把手伸进衣服里，慢慢将它们集成长条。春风过去两个月，便能在阳光下扒光衬衣裤，细细搜捡着虱子们。

远远有一骑手缓缓而来，人不急，马更不急，于是有歌声沿草冈漫开。凡开阔之地的民族，语言必像音乐。但歌声并无词句，只是哦哦地起伏着旋律，似乎不承认草原比歌声更远。

骑手走近了，很阔的一个脸，挺一挺腰，翻下马来，又牵着马，

慢慢走到河边，任马去饮。骑手看看我，说：“热得很！”我也说：“热得很。”他又问：“要洗澡？”我说：“要洗澡。”他一边解开红围腰，一边说：“好得很！好得很！”

骑手将围腰扔在草上，红红的烫眼睛。他又脱下袍子，一扔，压在围腰上。围腰还是露出一截，跳跳的。

骑手把衣服都脱了，阳光下，如一块脏玉，宽宽的一身肉，屁股有些短，腿弯弯地站在岸边，用力地搔身上。

他又问：“洗澡？”我说：“洗澡。”他就双手拍着胸，向水里蹚去。水没到小腿的一半。

忽然他大吼一声，身子一倾，扑进水里。水花惊跳起来，出一片响声。不待水花落下去，他早又在水里翻过身来，双手挖水泼自己，嘴里嗬嗬地叫着。

我站起来，也不由用手拍着胸腹，伸脚向水里探去，但立刻觉得小肚子紧起来。终于是要洗，不能管凉，慎慎地往下走。

冷不防身上火烫也似凉得抖一下，原来骑手在用力挖水泼过来。我脚下不稳，跌到水里。

水还糊住眼睛，就听得骑手在嗬嗬大叫。待抹掉脸上的水，见骑手埋在水里，只露一张阔脸在笑。

我说：“啊！凉得很！”骑手说：“凉得很！”

我急忙用手使劲搓胸前、脸上、腿下，又仰倒在水里。水激得胸紧紧的，喘不出大口的气。天上的云稳稳地快跑。

骑手又哦哦地唱起歌，只是节奏随双手的动作在变，一会儿双手又随歌的节奏在搓。他撅起屁股，把头顶浸到水里，叉开手指到头发里抓，歌声就从两腿间传出来。抓完头，他又叉开腿，

很仔细地洗下面的东西，发现我在看他，很高兴地大声说：“干净得很！”

我也周身仔细地搓，之后站起来。风吹过，浑身抖着，腮僵得硬硬的，缩缩地看一看草原。

忽然发现云前有一块黄，惊得大叫一声，返身扑进水里。骑手看看我，我把手臂伸出去一指。

对岸一个女子骑在马上，宽宽的一张脸，眼睛很细，不动地望着我们。

骑手看到了她，并不惊慌，把手在胸前抹一抹，阔脸放出光来，向那女子用蒙语问，意思大约是：没有见过吗？

那女子仍静静跨在马上，隐隐有一些笑意。骑手弯下腰去掬一些水，举到肩上松开手，身上沿着起伏处亮亮地闪起来。

那女子说话了，用蒙语，意思大约是：这另外一个人是跌倒了吗？骑手咧嘴笑了，说：“汉人的东西和我的不一样，他恐怕吓着你！”

我分明感到那女子向我盯住看，不由更向水里缩下去。

那女子又向骑手说了：“你很好。”骑手一下子得意得不行，伸开两条胳膊舞了一下，又叭叭地拍着胸膛，很快地说：“草原大得很，白云美得很，男子应该像最好的马，”他的声音忽然轻柔极了，只有蒙语才能这样又轻又快又柔，“你懂得草原。”

那女子向远处望了一下，胯下的马在原地倒换了一下蹄子。她也极快地说：“草原大得孤独，白云美得忧愁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碰到了最好的马，也许我还没有走遍草原。”

骑手呆住了，慢慢低下头去看河水。那女子声音极高地吆了

一下马，马慢慢地摆着屁股离开河边跑去。骑手抬起头来，好像在看天上的河水，忽然猛猛地甩甩头发，走到岸上，很快地把衣服穿起来。又一边慢慢裹着围腰，一边看着远去的黄头巾。骑手一摇一摇地去牵走远了的马，唱起歌来，那大致的意思是：

最好的马在呼伦贝尔
马儿在呼伦贝尔最好
因为呼伦贝尔草原最好

最好的马在呼伦贝尔
马儿在呼伦贝尔最好
因为呼伦贝尔骑手最好

马儿跑遍草原
女人走遍草原
但在呼伦贝尔草原停下来

马儿停在这里
女人留在这里
成吉思汗的骑手从这里开拔

那女子走很极远了，停下来。骑手一直在望着她，于是飞快地翻上马去，紧紧勒住皮缰，马急急地刨几下蹄子。骑手猛一松缰，那马就箭一样笔直地跑进河里，水扇一样分开。马又一跃到对面

岸上，飞一样从草上飘过去。

阳光明晃晃地从云中垂下来，燃着了草冈上一块红的火，一块黄的火。

阿 维

曹文轩

阿维坚决地记住：他的双亲亡于他六岁那年一个秋天的夜晚。

那天，有路人捎来消息：五里外的邹庄要放电影。路远，父母怕阿维睡沉了骨头软，难抱，便掏给他五分钱买糖嘬，软硬兼施，终于将他哄住，跟老祖母待在了家中。

看电影的人很多，田埂上行人缕缕行行，互相呼唤着，黑空下到处是远远近近的人声和小马灯闪烁的黄火。

要过渡。

河边站满了急匆匆的人，船一靠岸，逃难一般都抢着上，船舷离水面只剩两三寸了，还又爬上两个大汉来。船离了岸，船上

人一个挨一个，挺直了身子，棍子似的立着，战战兢兢，全不敢看水。船歪歪地行至大河中心，远处一艘轮船驶过，把波浪一层层地扩大过来，人一摇，船一晃，翻了。

各人顾各人，赶紧逃命，河上一片呼爹叫娘。会水的，自然不在乎。半会水的，呛几口水，也翻着白眼上了岸，直着脖子吐水。阿维的父母皆是“旱鸭子”，听见喊了几声，沉了。

上了岸的人忽然想起似乎该下河救人，无奈天阴黑得让人胆怯，几个下河的光在水面上乱喊乱抓，动作不小，却是虚张声势，没有一个敢往河水深处扎的。待有胆大的赶到，时间又太迟了。

出事后几日，大狗的老子在河边村头说，当时，船翻了，阿维的父亲一把死死抱住他的胳膊，两人就一起沉到了河底。他就又掐又拧，可阿维的父亲任掐任拧死不撒手。他想自己小命这回要玩完了。吃了一嘴河底烂泥，他兀生一个大的智慧：拔出口袋里的手电筒，往阿维父亲手里一塞！灵！阿维父亲呛蒙了，以为一定抓住了什么救命的东西，松了他，却抓住那手电筒。他乘机一松手电筒，摆脱了阿维父亲，钻出水面，一人爬上了岸。

说这话时，大狗老子的脸很活，很有光泽，显得自己的智慧比别人优越许多。

而那些听的人都惊呼：“险啊！”很有些佩服大狗老子的聪明和狡猾。

“放在我，早就跟着去阴曹地府充军了。”

“那你就不能抱着你胖老婆睡觉了。”

“嗤嗤”地，有两个女人笑。

说到最后，大狗的老子不免有点儿惋惜，道：“那只手电筒，

我是刚买的。”

夹杂在人群中的阿维，一直无声无息地听着，后来就蹲在了地上。人群散了，他还蹲在地上。蹲不住了，就瘫坐在地上，用目光呆呆地看着河水，看着河上漂过一段朽木、一只死鸡、一朵硕大的菊花……天黑了，还看。

过了三年，老祖母不在了，阿维就一人过，有时到外祖母家混几顿，有时就在村子里东一家西一家地吃。他固执地认为村里人都欠他的。他的吃相很凶，像条饿极的荒原狼崽，不嚼光吞，饭菜里一半外一半，撒一桌、一地，鼻尖上常沾着米粒在外面闲荡。

二

阿维养得极壮实，比同龄孩子足高一头。天生一头又黑又硬的鬃发，像一堆强力螺旋弹簧乱放着。眼睛短而窄，目光里总是藏着股小兽物的恶气。

村里的孩子都怕他，尤其是小他两岁的大狗。

他上学时，很气派，前呼后拥地跟着一大帮孩子。他让他们用一张凳子抬他走，这几乎成为一种嗜好。一到雨天，他越发地爱这样做。他要看到那些小轿夫们在泥泞中滑得东倒西歪，滑得“嘟嘟”放屁。要是把他摔了，他就一定用脚踢他们的肚子或屁股。他很少亲自做作业，他指定谁代做，谁就得做。从一年级到四年级，他几乎就没在家里吃过一顿早饭。他把谁的鼻子一点，说声“你！”谁就得带煮熟的鸡蛋。那回轮到大狗带鸡蛋，恰好家里刚将鸡蛋卖掉，他便只好去偷，被人家抓住，连拍了三个后脑勺。

这里没有敢不听他话的孩子。不听？他会刁钻古怪地惩罚你：把你诶到麦地里，扒了你的裤子，让你露出“小茶壶”，光腚儿蹲着，羞得没法出去；逼你沿着梯子爬上屋顶，然后一脚蹬翻梯子，让你去受太阳的烤晒。最狠的一招是让全体孩子都来冷落你，把你干在一边，让你尝一份孤单，并不时受到各种各样的捉弄和各种各样的疼痛。你一天坚持不到晚，准要去偷家里的东西低三下四地去讨好他。

谁也不敢告诉家里的大人，告诉了，除了他本人落个不自在，还有可能会殃及他一家。

大狗是阿维的尾巴。

三

阿维读五年级了，管他的是“杨老头子”——阿维从不叫“杨老师”。杨老头子年纪大了，眼睛高度近视，在黑板上写字时，脸挨黑板很近，鼻尖差点擦着黑板了，像在嗅什么味道。阿维叫他“杨老头子”，甚至能叫得让“杨老头子”听见。“杨老头子”气了，要揪他的耳朵。可一般很难成功：阿维只需溜出去十码开外，也就不在他视野之中了。

杨老头子梗着脖子，眼珠子鼓鼓地向校长韩子巷大声嚷：“不开除他，我不教了！”

于是，韩子巷就把阿维叫了来，罚他半天站。

算起来，已罚站四次了。第四次罚站时，阿维看见大狗在办公室门口晃过，眼睛里似乎有点嘲笑的意思。不是韩子巷拿眼盯住，

他当时就想让大狗“吃生活”。

阿维恨起“杨老头子”来。

杨老头子每天起得绝早，第一件大事就是抓张早过期的破报蹲茅房。这地方称解小便为“解小手”，称解大便为“解大手”，又称之为“出恭”。出恭一般都是坐着出，那凳子叫“恭凳”。杨老头子坐恭凳极有功夫，一坐能坐个把小时。茅房前后都是青翠的竹林，早晨，有鸟立竹梢上叫，其声如水滴落入静潭那般清脆。杨老头子一边愉悦地听，一边翻来覆去“嗅”那最终要做手纸的一角废报，觉得浑身疏通。天天如此，“恭”是出得十分的认真。

这天，他照常起早，照常做他的功夫，开头平安无事，中途大概是因为人老便秘，用足气力一蹬脚下的板子，“咔吧”一声，未及明白过来，恭凳的凳脚已断，人“扑通”跌落于粪坑。

这事倒也让几个年轻教师乐了好几日。

放鸭的老周五路遇杨老头子，也是多嘴，向杨老头子要了根烟抽，就向他耳语：“那天，我在河里放鸭，见阿维拿把锯子猫在您茅房里。”

杨老头子掉头回走，查看了凳腿，果然为锯子所锯，顿时气得乱蹦乱跳，朝韩子巷大吼：“你去教！”

阿维由人看着关押了一天。

杨老头子罢教一周，众教师像哄孩子似的，好不容易才把他哄上讲台。从此，杨老头子则以一种老人才有的冷目极讨厌地盯阿维。